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一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湯師錫

古今事文類聚　類書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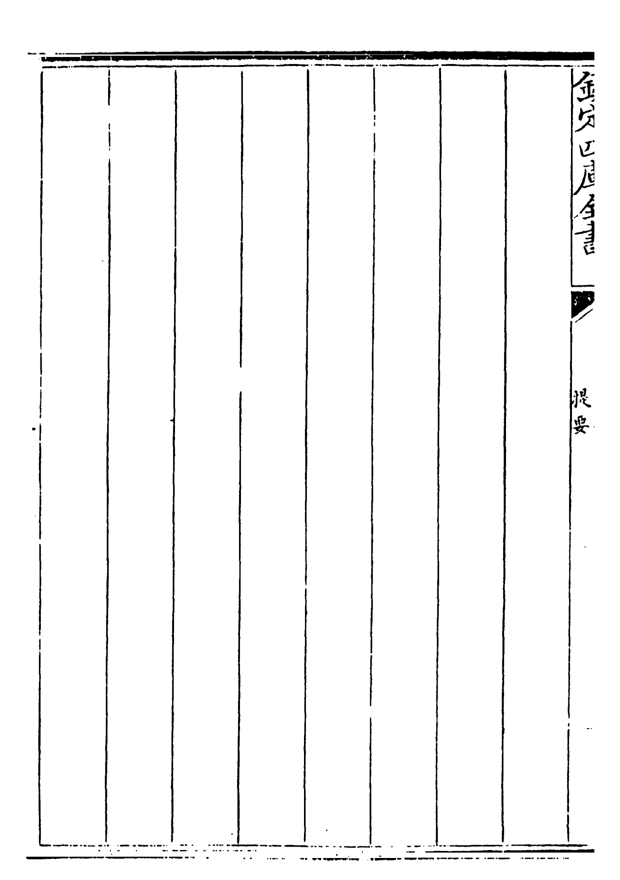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遺集十五卷案此書為元代麻沙板前後續别四集皆宋祝穆撰新集外集元富大用撰遺集元祝淵撰其合

為一編不知始自何人疑即建陽書賈所為也穆有方輿勝覽已著録此書後集第十卷内有吕午跋祝公遺事後一首載穆事蹟尤詳大用字時可不知何許人淵與作古賦辨體之祝淵名姓並同其書中所載制度沿革俱至元初而止時代亦相符合然彼祝淵字君澤而此祝淵字宗禮則截然迥異疑其名姓偶同實非一人也前集之首有淳祐丙午

穆自序每集各分總部而附以子目條列件
繫頗爲賅備每類始以羣書要語次古今事
實次古今文集葢沿用藝文類聚初學記之
體而畧變其例其中如雙南金字初見張載
擬四愁詩再見杜甫詩而注其下曰淮南子
淮南子實無其文又如羅鄴詠草詩閒門要
路一時生句訛爲侯門要路一時生亦爲葉
盛水東日記所譏葢輾轉販鬻迷其本始殊

不及前人之精審然錦繡萬花谷之類所收古人著作大抵删摘不完獨是書所載必舉全文故前賢遺佚之篇間有藉以足徵者如朿皙餅賦張溥百三家集僅採數語而此備載其文是亦其體裁之一善在宋代類書之中固猶為可資檢閱者矣其新集外集遺集均踵穆書而作但補其門類所未及而體例則一一無所更頗嫌其採引雜糅不及原本

然作於元代古籍多存連類收之亦可以備
參考惟穆書成于淳祐間而書中有稱理宗
廟號者殆大用等有所追改非盡原文是則
竄亂古書開明人一代之惡習為可疾惡耳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古今事文類聚原序

記問非講學所急而亦講學之一助焉昔上蔡謝公初謁明道程先生頗以記問自多至貽玩物喪志之戒非鄙之也特不欲專以此為學耳竊謂講學固以窮理為尚而考古訂今亦必資記問之博使有一書之未讀一物之不知則將見羣疑塞胸無說可祛萬事㨗手無術可應此其患在學力之未充而亦記問空踈之過也由是觀之講學之與記問雖若輕重之不侔而又奚可偏

瘮哉然記事為難記文為尤難彼答所問數條於賓客對食之頃寫黨錮一傳於遠謫無書之鄉是乃天禀之異不能人人而然其或抄錄以備遺忘雖去記問遠甚毋亦猶賢乎已繆至愚陋且復善忘凡覩古人嘉言粹行大篇短章始固拳拳服膺久則惘然不復可憶未幾悔悟隨即疏記積以累年遂成鉅帙第蕿穢猥雜每以散無統紀病之因考歐陽詢徐堅所著類書採摭事實及詩文合而成編頗有條理暇日倣其遺意詮次舊藁

自羲農以至我宋各循世代之次紀事而必提其要纂文而必拔其尤編成輒以古今事文類聚名之既復自念幼失所怙紫陽朱夫子以其母黨子姪實教育於考亭書院粗聞當時緒論今老矣無成猶廢日力於此者良由善足以為法不善足以為戒或賦詩以吟詠情性或立言以發明理致講學之士亦將有取豈徒類書之云乎抑又嘗聞朱子之言曰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惟温習舊聞以

知新意所以常活觀是編者盍亦溫故知新而不流於玩物喪志斯可矣噫義理無窮見聞有限輙犯不韙自叙其梗概如此伏惟當世大賢矜其用志之勤賜之序引使附以有傳而不終泯於覆瓿又幸矣淳祐丙午臘月望日晚進祝穆伯和父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

宋 祝穆 撰

天道部

太極 附無極

羣書要語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涬始牙鴻濛滋萌三五歷紀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前律歷志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是太初太一也老

子道生一即此太極也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之一生二也易疏太極極盡之稱紀瞻傳

古今事實

夫子論太極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易繫

莊子論太極

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

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黄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宫禺强得之以立乎北極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終大宗師篇

周子作太極圖

朱震進易說謂此圖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胡仁仲以為

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非其至也及得誌文考之則知果先生自作而非有所授於人朱文公作濂溪遺文後序

周子以圖授二程

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獨未嘗及此圖何耶某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考之當自可見也張南軒太極圖序

朱子論太極

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各有太極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又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並語錄）

老子論無極（係無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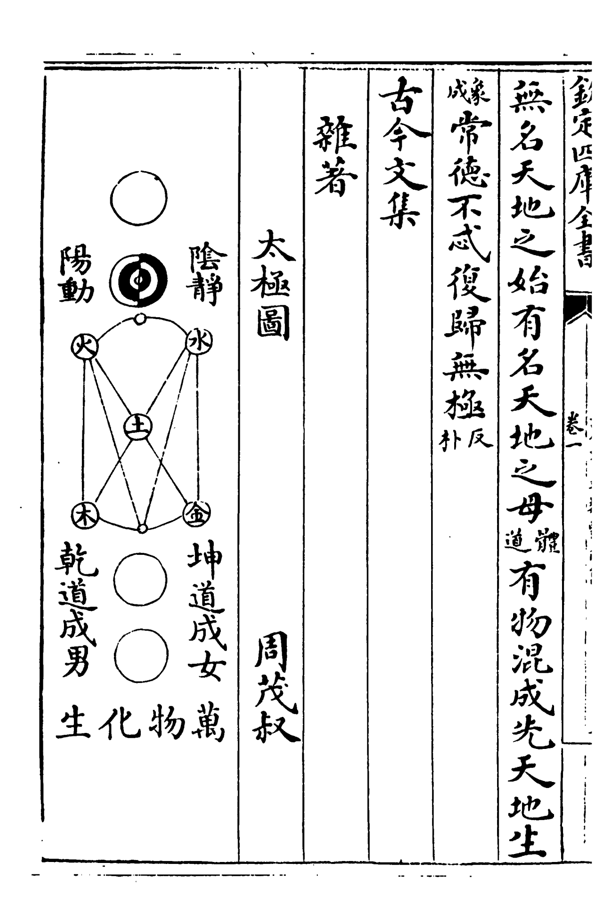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體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成象常德不忒復歸無極反朴

古今文集

雜著

太極圖　周茂叔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
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

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與朱元晦書 辨無極　陸子靜

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僣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於執燭之童子

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

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遽申已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讎此言也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

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皷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是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

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凡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辯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別為一物

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

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

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

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

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

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

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

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

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考

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濳
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
濂溪當時名賢居濳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
濳可見其子孫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
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差
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
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
之說兄之論辯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

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令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兄寛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説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説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

亦必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也今此急迫之說寛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禀寛

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令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辯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顧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

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令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愛倚須柄用以澤天下

答陸子靜書　朱元晦

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某竊謂言不難擇

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啻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為不信而直任胷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某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上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上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賛易自

太極以上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某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緼於三者之内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

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宸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匀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

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内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而表之則章内之言固各有所屬矣葢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

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逈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説出人不敢説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床上之床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

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

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某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明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

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太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某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固不足怪老兄平

日自視以為如何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形天地五行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空虛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窮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

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如何

答陸子靜書　朱元晦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是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

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

某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辯或者之說誠為未當然凡辯論者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寛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

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

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辨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

某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某固已謂不言不為少言之不為多矣若以為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為浮辯累數百

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為湮蕪亦已甚矣而細叅
其間緊切節目並無酧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
取勝未論顔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
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
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
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

某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體故

也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終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某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仔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更請詳看某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蒸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蒸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

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猶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根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老兄以中訓極某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某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

退往來闔闢盈虚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

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昧於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某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

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畧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為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敎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兒必

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為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類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禀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中焉止矣而止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

而反為不改之過乎

來書云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為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

極為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説當疑其贅今乃正使得着方知欽夫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至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

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强生分别曾謂不尚空言專務實事而反如此乎

來書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泄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尋常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

學禪宗所得如此時既私其說以自診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泄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

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

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落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廻避今雖偶然道着而其所見所說却非禪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珍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閒自有此人可當此語某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辭氣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捨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諭曰甲與乙辯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某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

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俱置其是已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可改曲者為直改直者為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已意之向背為之然後可以聽審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曲直之當耳今以粗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已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黒白之易見者猶

恐未免於誤況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某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姿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仔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奪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

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説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況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是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為孔子乎顔曽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謂其博文約禮品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

似亦不在今人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撰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復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顔曾自處而輕之也顔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

未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某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有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悵息之深千萬幸察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古詩

感遇二首 陳子昂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代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

吾觀崑崙化日月淪洞溟精魄相交會天壤以羅生仲尼推太極老聃貴窈冥西方金仙子崇義乃無明空色皆寂滅業縁定何成名教信紛藉死生俱未停

感興二首 朱元晦

混淪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隂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
犧古神聖玅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混然
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
吾觀隂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終至
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

宋 祝穆 撰

天道部

天

羣書要語天顛也至髙無上從一大也說文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卦天行健同上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天之蒼蒼其色正耶（莊子）域中有四大一曰天大（老子）天得一以清（同上）天形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地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運如車轂之運（渾天儀）天形穹窿如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氣之上譬覆奩以抑水而不流者氣充其中也（虞昺穹天論）天圓如倚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人左手足不如右强又曰天不足西北故左寒而右凉地不滿東南故右熱而左温素問晉天文志及吳王蕃傳

天之别名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於春言色於夏言氣於秋言情於冬言位相備也爾雅

九天東方皡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楚辭註

天神之名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即耀魄寶也亦曰天皇大帝亦曰太乙其佐曰五帝東方青帝威靈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五經通義）

詩句穆將愉兮上皇（楚詞東皇太乙歌）

古今事實

盤古開闢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

清為天隂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徐整三五歷紀

女媧補天

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湯問

杞憂天墜

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又有憂彼之

憂者曉之曰天積氣耳無處無形奈何而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也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正復使墜亦不能有中傷列子

夢至鈞天

秦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帝賜之以策秦遂大昌史

木公金母

木公亦云東王父東王公蓋青陽之氣萬神之先也亦

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為蓋青雲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皆禀其命焉昔漢初小兒於道歌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不識惟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太平廣記

雲擁玉帝

玉帝所居常有紅雲擁之雖真仙亦不得見其面翼聖傳

屈原天問

屈原作離騷曰天問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

問

帝閽九重

宋玉招䰟云虎豹九關兮啄害下人些○張衡思玄賦云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

張温問天

吳使張温來聘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髙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

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問何以然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蜀志

陶侃登天

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

夢手捧天

韓魏公知秦州臥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倦游錄

天門放榜

范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日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黒塗旁注一字

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毋病卒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括異志）

古今文集

雜著

天說　　柳子厚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

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蕃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堰溲築為墻垣城郭臺榭觀遊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

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黄者世謂之地渾然

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無大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天論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説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相異雷震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然無有事者則自然之説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説以抗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葢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

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
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
與人交相勝耳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
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
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
之能也陽而蓺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
窽堅液礦硎芒義制强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
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盛行則是為公是

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
旌之貴萬鍾之禄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
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
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
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名奚預乎
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
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
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

天也禍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駮故天命之說亦駮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威行則其人曰天何預於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也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駮焉今以一已之窮通

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上清辭　　蘇子瞻

君胡為乎山之幽顧宫殿兮久淹留又曷為一朝去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兮去固不

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龍隷星
辰兮役太歲儼晝降兮雷隆隆朝發軫兮帝庭夕弭節
兮山宮壙有妖兮虐下土精為星兮氣為虹愛流血之
滂沛兮又嗜瘧癘與螟蟊哨育風而涕淫雨兮時又吐
旱火之煙融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之脩鋒乘飛霆
而追逸景兮歙焄埽滅而無蹤忽崩播其來會兮走海
岳之神公龍車獸鬼不知其數兮旗纛晻靄而冥濛漸
俯傴以旅進兮鏘劍佩之相讋司生殺之必信兮知上

帝之不汝容既約束以反職兮退戢慄而愈恭澤充塞於四海兮獨淡然其無功君之去兮天門開款閶闔兮朝玉臺羣仙迎兮褰雲漢儼前導兮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迎勞君良苦兮馬𠩄隤閔人世兮廹隘陝下土兮帝所哀返瓊宮之嵯峨兮後萬靈之喧𠩄默清凈以無為兮時節狩於斗魁詣道明而獻黜陟兮軫蕩蕩其無回忽表裏之煥霍兮光下燭於九陔時遊目以下覽兮五岳為豆四海為杯俯故宫之千柱兮若毫端之集埃來

非以為樂兮去非以為悲謂神君之既返兮曾顏咫尺之不違陟秘殿以內悸兮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兮敢沐浴而獻辭是耶非耶臣不可得而知也

古詩

與馬異結交　盧仝

天地日月如等閒盧仝四十無往還唯有一片心脾骨巉巖崔崒硉兀鬱律刀劍為鋒鍔平地放着高如崑崙山天不容地不受日月不敢偷照耀神農畫八卦鑿破

天心胥女媧伏羲婦恐天怨擣鍊五色石引日月之針五星之縷把天補補了三日不肯歸壻家走向日中放老鵶月裏栽桂養蝦蟇天公發怒化龍蛇此龍此蛇得死病神農合藥救死命天恠神農黨龍蛇罰神農為牛頭令載元氣車不知藥中有毒藥藥殺元氣天不覺爾來天地不神聖日月之光無定正不知元氣元不死忽聞空中喚馬異馬異若不是祥瑞空中敢道不容易昨日全不同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全自同異自

巽是謂全不往兮巽不至直當中兮動天地白玉璞裹

斲出相思心黄金鑛裹鑄出相思淚忽聞空中崩崖倒

谷聲絶勝明珠千萬斛買得西施南威一雙婢此婢嬌

燒㺃殺人凝脂為膚翡翠裙唯解畫眉朱點脣自從獲

得君敲金擬玉凌浮雲却返顧一雙婢子何足云平生

結交若少人憶君眼前如見君青雲欲開白日沒天眼

不見此奇骨縱横奇又奇千歲萬歲枯松枝半折半殘

壓山谷盤根蹙節成蛟螭忽雷霹靂卒風暴雨撼不動

欲動不動千變萬化總是鱗皴皮此奇怪物不可欺盧仝見馬異文章酌得馬異心中事風姿骨本恰如此是不是寄一字

律詩

易　　邵堯夫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别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日

附日蝕

羣書要語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山海經　日名朱明一名靈耀一名東方一名大明亦名陽烏廣雅　日實也大明盛實釋名　日中有踆烏謂三足烏也淮南子　梁元帝纂要云日光曰景日月之光道明日景　日景曰晷其氣曰晛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大明曰昕晞乾也　日温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晩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返景在下曰

倒景故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張宴注曰倒景去地四千里其景倒在下也太平御覽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桑是謂早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隅是謂高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薄于虞淵

是謂黄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地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注自暘谷至於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淮南子反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淮南子云日入崦嵫經細柳西方之地崦嵫日所入山也山海經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淮南子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榦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十洲記太山東南名曰日觀雞

一鳴時見日出長三丈許漢官儀　日出三竿黄色赤暈南齊

天文志　日者衆陽之宗輝光所燭萬里同晷故日將旦清

風起羣陰伏李尋傳　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

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

非義和安行君明民静也促短者非分度減損上闇下

亂也潛夫論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

呼為夏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赤色又名燭龍天不足西

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也山海經　人生

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注白駒日景也魏豹傳

詩句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也有晴劉禹錫　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杜甫

日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詩　男教不脩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為之食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禮記

總論日月　日月麗乎天離卦　至德之明日月若連壁易坤靈圖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

況於鬼神乎易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詩日行遲月行疾者何君舒臣勞也日月所以懸者何助天行化昭明下地也白虎通日者太陽之精積而成烏象烏陽之類其數竒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陰之類其數耦張衡靈憲月為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一云朏於向日魄生於背日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盡考靈曜陽燧見日則燧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注方諸陰燧大蛤也熟

磨拭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許愼注云方石也諸珠也淮南子

古今事實

羲和掌日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堯典

羿射九烏

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

皆死墮羽翼淮南子

夸父逐日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逐之於暘谷之際渴欲得飲赴河飲渴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膏肉所浸生鄧林瀰廣數千里列子

小兒論日

孔子遊見小兒問辯鬬其何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日初出天時如車輪其中時如盤盖此

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及其中時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兒笑曰孰謂汝多智乎列子

以劒指日

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還不落淮南子

揮戈指日

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反三舍淮南子

負暄獻君

昔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曁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列子

日宣重光

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宣重光本紀癸亥宗祀日宣重光倪寛奉觴再拜上壽本傳

取日虞淵

狄仁傑賛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

瞽奏鼓以下係日食

夏少康肇位羲和廢厥職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春秋日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有六

元旦日食

仁宗康定元年皇祐元年嘉祐四年神宗熙寧元年皆

正旦日食理宗淳祐六年正旦亦日食

古今文集

古詩

登天壇夜見海日　李益

朝遊碧峯三十六夜向天壇月邊宿仙人攜我搴玉英壇上夜半東方明仙鐘撞撞迎海日海中離離三山出霞梯赤城遥可分霓旌絳節倚彤雲八鸞五鳳紛在御王母欲上朝元君羣仙指此爲我説幾見塵飛滄海竭

毬身别我期丹宫空山處處遺清風九州下視杳未旦

一半浮生皆夢中始知武皇求不死去逐瀛洲羨門子

負冬日　　白居易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目坐和風生肌膚初

似飲醇醪又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

忘所在心與空虚俱

羅浮夜半見日　　劉禹錫

陰陽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咿喔天雞鳴扶桑色昕昕赤

波千萬里湧出黄金輪

詩話

御製日詩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盛稱其主秋月之篇天下誦傳之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閒覺而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按後山詩話謂作月詩而國史以為日詩當從國史

雜著（係日食）

日蝕對　　孔光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廼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

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古詩

日蝕歌行　梅聖俞

赫赫初出咸池中浴光洗跡生天東不覺有物來晦昧團團一片如頑銅前時蝦蟆食爾妃天下戢戢無有忠

責罵四方誰膽大仰頭憤憤唯盧仝欲持寸刃去其害
氣力雖有天難通是時了無毫芒益徒有文字辯且雄
仝死于今百餘載日月幾度遭遮蒙衆人見之如不見
誰肯開口咨天公老鵶居處已自穩三足鼎峙何乖慵
而今有背不能噪而今有爪不能攻任看怪物翳天眼
方且省事保爾躬日月與物固無惡應由此烏招禍凶
吾意彷彿料此烏定亦閃避離日宫安逢后羿不乖暴
直與當懲戀彎强弓射此賈怨烏以謝毒惡蘇二曜各安

次災害無由逢南不尤赤烏東不詶蒼龍北龜勿吐氣西虎勿嘯風五行不汨陳虞舜生重瞳我今作此詩可與仝比功

月 月蝕附

羣書要語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淮南子月以宵耀名曰夜光皇甫謐年歷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條健行疾貌朝而月見東方謂之朒一作側匿縮慵行遲貌書云哉生明哉生魄說者以為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朒

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也揚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尚書大傳月闕也滿則缺也晦則灰也月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絃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遥相望者也釋名畫隨灰而月暈缺注以蘆灰環月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淮南子月與星辰隂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爲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

處則闇京房云　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焉御覽虞喜安論　佛氏言月中所有乃天地山河影或言月中蟾桂地影空處水影也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於陽也酉陽雜俎　月天之使也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淮南子　月者陰之宗是以月毀而魚腦減淮南子　月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擘呂氏春秋　月中何有白兔擣藥傳元擬天門　吳牛苦於日故

望月而喘風俗通

詩句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魏武帝 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曹植 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謝朓 少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李白 落月如金盆杜甫 近水樓臺先得月蘇鱗

月食彼月而食則維其常詩

古今事實

吳剛斫樹

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酉陽雜俎

嫦娥奔月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張衡靈憲

南樓翫月

庾亮鎮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乘月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且住老子於此興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其坦率如此

登樓清嘯

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而退

牛渚泛月

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

舫中諷誦聲既清會辭又藻拔久之遣問答云是袁臨汝郎父為臨汝令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即迎近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

微雲點綴

王重為會稽王道子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君居心不淨乃復强欲滓穢太清耶本傳

玉斧修月

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嘗與王秀才遊嵩山忽迷路見一人方眠熟呼之其人枕襆而坐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爍其凹處也常有八萬三千戸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別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酉陽雜俎

隨至月中

玄洲之南以水精為月刻瑤為兔翟乾祐與十許人翫

月或問月中竟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看之月規半圓

瓊樓玉宇滿焉拾遺記

古今文集

雜著

月賦　謝希逸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

懷弗怡中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臨

濬壑而怨遥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

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兎於帝臺集素娥於後庭朒朓警闕朏魄示冲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皇后夢月事)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暉之

藹藹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氷淨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自凄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絲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房露惆悵陽阿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闊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又

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
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薦璧敬佩玉
音服之無斁

古詩

絶句

藁砧今何在山下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詠月　沈約

月華臨靜夜夜靜成氛埃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高

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綱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月下獨酌　李白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懽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問月　李白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兎擣藥秋復春姮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行見月　王建

月初生居人行見月一年十二月强半馬上看盈缺百

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篋中有帛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

飛蓋橋翫月　歐陽永叔

天形積氣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暉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虛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脩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

閒月色高愈迴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律詩

新月　劉瑗

仙宮雲箔捲露出玉簾鈎清光無所贈相憶鳳凰樓

對月　張喬

盈缺青冥外東風萬古吹何人種丹桂不長出輪枝

圓魄上寒空皆令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風

舟中望月　庾信

舟中夜離家開舲望月華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天漢看珠蚌星橋視桂花灰飛重暈闕蓂落獨輪斜

秋月　杜甫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没擣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令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月　曹松

寥寥天地内夜魄爽何輕頻見此輪滿即應華髮生不圓爭得破纔正又須傾人事還如此因知倚伏情

月中桂　李建封

片月轉洪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向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霄日應虛白兔宫何時隨羽化細得問元功

霜月　李商隱

初聞征鴈已無蟬百尺樓南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鬭嬋娟

月　羅隱

陰雲薄暮上空虛此日清光已破除只恐異時開霽後

玉輪依舊養蟾蜍

月　　袁郊

嫦娥竊藥出人間藏在蟾宫不放還后羿遍尋無覓處

不知天上亦容奸

吳門月夜與曹太尉話别二首　李頻

早晚更看吳苑月西齋長憶月當牕不知明夜誰家見

應照離人隔楚江

一片清光萬里無幾回圓極又纖纖君看出沒非無意
豈爲辛勤養玉蟾

詠月　　王介甫

追隨落日盡還生點綴浮雲暗又明江有蛟龍山虎豹
清光雖在不堪行

初月　　杜光庭

始看東上又西浮圓缺何曾得自由照物不能長似鏡
當天多是曲如鉤定無列宿敢爭耀好伴晴河相映流

直使夯波急於箭秖應白盡世間頭

詩話

影娥池

唐上官儀應詔詩中用影娥池學士無解其事祭酒令狐德棻名張柬之等十餘人求出處柬之對曰洞冥記漢武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如仙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德棻嘆其博

些子兒韻

後山云宋祖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召當直學士盧多遜使賦詩多遜請韻曰用兒字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新開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桐江詩話曹希蘊貸詩都下有人以敲梢交為韻索賦新月詩曹云禁鼓初閘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誰家寶鏡新磨出匣小參差蓋不交蓋模多遜之句然終不能有以勝之也

秋不如春

元祐二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悦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矣遂召二歐飲作減字木蘭花詞云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后山云老杜詩亦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

古詩條月蝕

月蝕詩　盧仝

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金鐘森森萬木夜殭立寒氣贔屓頑無風爛銀盤從海底出出來照我茅屋東天色紺滑凝不流冰光交貫寒瞳朧初疑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輪中輪如壯士斧斫壞桂似雪山風拉摧百鍊鏡照見膽平地埋寒灰火龍珠飛出腦却入蚌蛤胎摧環破璧眼看盡當天一搭如煤炲磨蹤滅跡

須臾間便似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大狼狽星如撒沙出爭頭事光大奴婢炷燈看顆熒如珷玞今夜吐燄如長虹孔隙千道射户外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陽太陰精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説望日蝕月月光滅朔月掩日日光缺兩眼不相攻此説吾不容又孔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則喪明幸且非

春時萬物不嬌榮青山破瓦色綠水冰崢嶸花枯無女
豔鳥死沉歌聲頑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又聞古老說
蝕月蝦蟇精徑圓千里入汝腹如此癡騃阿誰生可從
海窟來便解緣青溟恐是眶睫間揞塞所化成黃帝有
四目帝舜重瞳明二帝懸四目四海生光輝吾不遇二
帝滉漭不可知何故瞳子上坐受蟲豸欺長嗟白兔搗
靈藥恰似有意防奸非藥成滿臼不中度委任白兔夫
何為憶昔堯為天十日燒九州金爍水銀流玉爛丹砂

燋六合烘爲窒堯心增百憂天見堯心憂勃然發怒決洪流立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見萬國赤子戢戢生魚頭此時九御導九日爭持節幡麾幢旒駕車六九五十四頭蛟螭虬掣電九火輈汝若蝕開齟齬輪銜轡執索相爬鉤推蕩轟訇入汝喉紅鱗焱鳥燒口快翎鬣倒側聲醠鄒撑腸拄肚磈磈如山丘自可飽死更不偷不獨塡饑坑亦解堯心憂恨汝時當食坦頭擫腦不肯食不當食張唇哆嘴食不休食天之眼養逆命

安得上帝請汝劉鳴呼人養虎被虎嚙天媚墓被墓瞎乃知恩非類一一自作孽吾見患眼人必索良工訣想天不異人愛眼固應一安得嫦娥氏來習扁鵲術手操搶喉戈去此睛上物初既猶朦朧既又如抹漆但恐功業成便此不吐出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禱再拜額蹋沙土中地上蟣蝨臣仝告訴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刳妖蟇癡腸皇天不爲臣立梯磴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封詞付與小心風颸排閶闔入紫宮密邇玉几

前劈圻奏上臣全頑愚冐敢死横干天代天誅其長東方
蒼龍角挿戟尾捭風當心開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蟲坐
治東方宫月蝕不救援安用東方龍南方火鳥赤潑血項
長尾短飛跋刺頭戴弁冠髙逵枿月蝕烏宫十二度烏
為居停主人不覺察貪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蟲頭
上喫却月不啄殺虚貶鬼眼明㝥竄鳥罪不可雪西方
攫虎立踦踦斧為牙鑿為齒偷犧牲飡封豕大蓋一鬰
固當軟美見似不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

准擬錯准擬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蛇筋束緊束破殼寒龜夏鼈一種味且當以其肉充臛死殼沒信處唯堪支床脚不中鑽灼與天下卜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天失眼不弔歲星胡其仁熒惑矍鑠翁執法大不中月明無罪過不糾蝕月蟲年年十月朝太微支盧謫罰何災凶土星與土性相背反養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敗今夜月蝕安可會太白真將軍怒激鋒鋩生恒州陣斬酈定進項骨

脆甚春蔓菁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長星
任廷尉天律自主持人命在盆底固應樂見天盲時天
若不肯信試喚臯陶鬼一問而今三台文昌宮作上帝
紀綱環天二十八宿磊落尚書郎整頓排班行劒握他
人將一賜太陽側一賜天市傍掾斧代大匠兩手不怕
傷弧矢引滿反射人天狼呀啄明煌煌癡牛與騃女不
肯勸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遥相望蚩尤簸旗弄旬朔
始搥天鼓鳴璫琅枉矢龍蛇行眉目森森張天狗下舐

地流血何滂滂譎險萬萬黨搆架何可當眯目疊成就
害我光明王請留北斗一星相北極指揮萬國懸中央
此外盡埽除堆積如山岡贖我父母光當時常星沒殞
雨如迸漿似天會事發叱喝誅姦强何故中道廢自遺
今日殃善善又惡惡郭公所以亡願天神聖心無信他
人忠玉川子詞訖風色緊格格近月黑暗邊有似動劒
戟須臾癡蟇精兩吻自決拆初露半箇壁漸吐滿輪魄
衆星盡原赦一蟇獨誅磔腹肚忽脱落依舊挂穹碧光

彩未蘇來慘淡一片白奈何萬里光受此吞吐厄再得見天眼感荷天地力或問玉川子孔子修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咄咄詞頗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遐邇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蝕不見收余命唐天口食唐土唐禮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沴無有小大瑜安引衰周研覈可否日分晝月分夜辨寒暑一主刑一主德政乃舉孰爲人面上一目偏可去願天完兩目照下萬方土更

不朁萬萬古

月蝕　　梅聖俞

有婢上堂來白我事可驚天如青玻瓈月如黑水精時當十分圓只見一寸明主婦煎餅去小兒敲鏡聲此雖淺近意乃重補救情夜深兎竄出衆星隨西傾

詩話

辯董桊

盧仝月蝕詩居史以為譏切元和逆黨考韓文公效仝

所作云元和庚寅歳十一月是年爲元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十載仝云歳星主福徳官爵奉董秦説者謂董秦即李忠臣嘗爲將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仝鄙之東坡以爲當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倍道以進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翼者著藝苑雌黄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受泚僞官爲賊居守何

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為非為謬哉予按是時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為而追刺之使仝欲譏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仝以為嬖倖擅位故用董賢秦宮輩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說而不能省憶其詳容齋

隨筆

評效玉川子

學林新編云韓退之月蝕詩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月蝕詩豪恠奇挺退之深所嘆服故所作盡摘玉川子佳句而補成之某竊以為不然退之月蝕詩題曰效玉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為言者則退之幾於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險恠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子月蝕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

豈不能自爲月蝕詩而必用玉川子句而後成詩耶 漁隱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